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5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释

葛继勇

(浙江大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 中国 杭州 310028)

摘 要: 2004年,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惊现于古都西安,引起了中日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的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成为200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目前,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释读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媒体报道少录了"志文"两字,并把楷体的志盖铭文释为篆体。关于墓志石的大小、汉字的判读也不一致。此外,就墓志铭所缺处的候补文字,虽有各种意见,但"衔"、"立"、"壑"、"哀"、"给"等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 井真成墓志; 铭文释读; 候补汉字

中图分类号: K871.43;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05)01-0119-08

据媒体报道,西北大学博物馆曾征集到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2004年10月10日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当日的《西安晚报》率先进行了报道,并刊载了墓志全文。10月11日日本《朝日新闻》(首面、35面)、《读卖新闻》(首面、34面)、《产经新闻》(首面、24面)、《每日新闻》(29面)、《日本经济新闻》(34面)等同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并请著名的学者专家町田章(考古学)、平川南(文字学)、池田温(中国史学)、铃木靖民(日本古代史学)、东野治之(日本古代史学)、气贺泽保规(中国史学)等先生进行解读、阐释。据专家论证,这一墓志的发现有"两最"惊人之处:古代日本人的墓志是最初在中国发现的;墓志所载的"国号日本"是目前最古的用例。此墓志所记载的内容,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此墓志的发现,引起了中日学界的深切关注,同时也再次引发世人对1200多年前日本遣唐使的追忆和悼念之情。

笔者正值在日本从事相关研究,故很快阅读登载报纸上的相关新闻报道。但仔细比较发现,如此重要的墓志铭文,诸新闻报道不近相同,而且均无涉及对墓志志盖铭文,诸位专家学者对井真成的姓氏、出身等的解读也有不同之处。10月11日以后,日本的各大新闻媒体又相继进行了报道。如气贺泽保规先生于《朝日新闻》10月20日的文化栏再次撰文,对10月11日刊登的漏字进行了修订。关于井真成其人的姓氏与出身,东野治之先生于10月20日的《高知新闻》(17面)再次撰文倡导"葛井氏"说,而铃木靖民先生于10月21日的《每日新闻》(8面)撰文,针对东野治之先生提出的"葛井氏"说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井上氏"说,并进一步指出其为大陆移民倭汉氏的一支,以河内国纪志郡井于乡(今大阪府藤井寺市)为本据地。目前针对井真成墓志的研究,各地相继正在或将要召开的研究会如火如荼,异常热烈。这一墓志铭文的发现犹如一股春风,唤醒了人们对1270年前去世的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记忆,其坎坷的异国生涯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收稿日期: 2004-11-16

作者简介: 葛继勇(1975-),河南汝南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一、墓志志盖铭文及志石大小

首先关于墓志志盖的铭文。除《读卖新闻》之外，10月11日的日本各大新闻毫无报道，即使是《读卖新闻》仅载为其墓志盖石上有十二个字，但并未涉及到这十二字的内容。《每日新闻》（10月21日2版8面）才首次刊登了墓志志盖的写真。事实上，作为墓志一部分的志盖也极为重要，目前存有志盖的墓志并不多见，或许正是由于此志盖的保护，墓志及其铭文得以幸存。

古代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分上下两层：上层曰盖，下层曰底，底刻志铭，盖刻标题。关于盖石，《读礼通考》卷九十八“盖石”条载：“盖石，周密《癸辛杂识》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illegible]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者，盖底两间周，铁扃扃之后，人立碑于墓道之上，篆额止谓之额，后讹为盖。’非也。今世岁月志乃其家子孙为之，非所谓墓碑也，古者初无岁月志之石。墓铭举例：柳宗元有亡娣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文云：‘敢[illegible]碑阴之义，假盖石以书其辞。’”

关于墓志石，《明集礼》卷三十七上载有：“碑树于外，而志石则纳之圹中。盖虑异时陵谷变迁，或误为人所动，而此石先见，则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为掩之也。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无。家礼用石二片，其一为盖，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为底，刻云某官、某公、讳某、字某、某州某县人，考讳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历官、迁次、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于某乡、某里、某处、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适某官、某人。妇人夫在，则盖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则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适某氏，因夫与子致封号。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铁束而埋之。”

参照墓志写真，可知这方墓志志盖呈覆斗形，铭文共12字，分4行，为篆书（参见下图）：

赠尚衣
奉御井
府君墓
志之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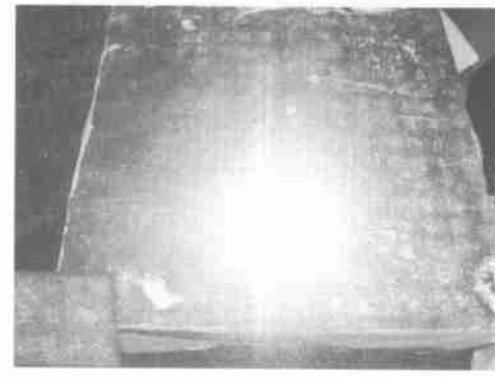


图1

其中，尚衣奉御为官名，尚衣之名始于战国，后经沿革改为他名，至隋复旧，设尚衣局，与尚食、尚药、尚舍、尚乘、尚辇等局同隶属于殿内省。上述六局每局各置奉御二人总领之，唐代因之。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而供其进御。《旧唐书·职官志三》载有：“（尚衣）奉御掌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若有事于郊丘社稷，则出之于内。将享，至于中[illegible]门，则奉镇[illegible]于监而进之。既事，受而藏之。凡大朝会，则设案，服毕而彻之。”据史料记载，唐时担任此职的有阎立德（著名的设计大师）、杨慜（隋炀帝子）、[illegible]王太子李[illegible]（睿宗子）、长孙昕（长孙皇后一族）、武承嗣（则天武后一族）、白志善（白居易六世祖）、王崇晔、王忠嗣等。

井为姓氏，即井真成。“井”即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姓氏，日语发音为“いど”。但日本未有此姓，关于“井”姓的日本姓氏比定，主要的观点有：“井上”说、“葛井”说、“白猪”说。上述对姓氏的观点虽不同，但对其居住地却一致认为在今大阪府藤（藤，日语发音同葛）井市一带（古代为河内国志纪郡）。目前大阪府藤井市成立了“井真成市民研究会”，该研究会主张“葛井”说，并于葛井寺的正门（南大门）树立了“遣唐留学生井真成（葛井真成）圣诞之地”的看板。关于井真成的来华时间，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即井真成随养老元（717）年出发的遣唐使一行赴长安。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府君一语，汉代对郡相、太守的尊称，后仍沿用。古时还表示对神的敬称。但多题于碑刻之上，表示对已故者的敬称，于碑版文字之中较为常见。

“墓志之铭”，即墓志铭，[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彙选》卷六百九十八、墓志铭一载有：“徐师曾曰、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没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若蔡中郎集所载朱公叔鼎铭是也。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日月与其子孙之大畧。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于古意无害也。”

其次关于墓志石的大小。《读礼通考》卷九十八载有：“金石例：墓志纳之墓中，柩前平放，其状如方石，斗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无定制，上一斗于平面上，大字题某官某人墓志铭，曾见古墓中石志制度如此。又记上一斗止写某人墓志，不书铭字。……上下二斗字，并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揸起，揸石如钱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不使二石实相厌着。”此处所载“（墓志）大小无定制”，因此，井真成墓志的大小，似难定论。

10 月 11 日的《朝日新闻》准确载为 39.5 厘米，四方形。《读卖新闻》载为高及宽均约为 39 厘米，约为正方形。而《产经新闻》却记载为约 40 厘米，四方形。而中国《西安晚报》缺载为墓志志石近方形，边长为 39 厘米。《日本经济新闻》明确说明根据西北大学公布的资料载为 39 厘米，正方形。《每日新闻》则指出，墓志约 39.5 厘米，呈正方形（参见图 1）。

据上述报道可知，呈四方形的说法得到认同，但尺寸大小却众说不一。日本《朝日新闻》未载墓志写真，不知此 39.5 厘米的尺寸是如何测量的。由于墓志的上方有损伤，最上方的第一行难以辨认，故测量可能存在误差。笔者未亲自测量，故不能断定。不过就目前出土的墓志来看，此墓志原为 40 厘米的可能性很大。关于古代墓志石的大小规制，史书鲜见载录，开元年间的墓志石的大小不详。至于五品官的墓圹等其它葬制，史书尚存记载。《明集礼》卷三十七上载有：“唐制墓茔之式，一品方七十步，坟高丈六尺。二品方六十步，坟高丈四尺。三品方五十步，坟高丈二尺。四品方四十步，坟高一丈一尺。五品方四十步，坟高九尺。六品以下方十五步，坟高七尺。……其石兽，唐制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从上述记载来看，井真成被赠予五品官爵，其应享受当时五品官的丧葬待遇。

二、墓志铭文的汉字判读

根据 10 月 11 日的《读卖新闻》登载的写真，可知除部分字残缺之外，大多部分的墓志铭文的清晰可辨。据此写真可知，此墓志铭文共 12 行，171 个字。其中，第 6 行空三字，第 7 行、第 10 行空一字，第 12 行为四字。其余均为 16 字。《每日新闻》（10 月 11 日 29 面）则报道墓志铭为篆书，事实上为楷书。篆书乃为墓志志盖所题 12 字。

10 月 11 日的《朝日新闻》登载有墓志的全文，《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未登载铭文。《朝日新闻》刊载的铭文基于《西安晚报》的句读，并请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中国史）翻译成日语。其登载的墓志铭原文，笔者抄录如下：

贈尚衣奉御井公墓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縱、故能□命遠邦、馳騁上国。蹈礼楽、襲衣冠、束帯□朝、難與儔矣　豈豈强学不倦、聞道未終、□遇移舟、隙逢奔駟。以開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終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傷、追崇有典。詔贈尚衣奉御、葬令官□。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県滻水□原、礼也。嗚呼素車暁引、丹旐行衰。嗟遠□兮頽暮日、指窮郊兮悲夜台。其辞曰□乃天常、哀茲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帰于故鄉。　（□为不能判读之文字）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而刊载在中国《西安晚报》上的铭文,按照墓志铭文的行数进行排列,并进行了句读。在此,笔者按照墓志行数进行排列的铭文抄录如下(□为不能判读之文字,01、02等行数为笔者所加,句读略之):

01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 并序
02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
03 □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
04 □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
05 □遇移舟隰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
06 □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 皇上
07 □伤追崇有典 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
08 □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
09 □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晓行衰嗟远
10 □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
11 □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
12 归于故乡

可以发现,中国《西安晚报》上的铭文与日本《朝日新闻》刊载的铭文有不同之处。尤其是01行的文字,《朝日新闻》刊载为:"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并序"。而中国《西安晚报》刊载为:"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即《朝日新闻》当时的报道少了"志文"二字。

仔细核对《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等登载的墓志石写真,发现第一行"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的"文"字下边的两字并不甚清晰。《西安晚报》所载,此二字为"并序"。按,古代墓志铭常有附有"引"、"序"、"并序"等字样,介绍墓主的生平事迹。唐代墓志铭中多有"并序"二字,如[唐]张九龄撰《曲江集》卷十八、"墓志铭"载有:"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故特进赠兖州都督驸马都尉观国公杨公墓志铭并序"、"故安南副都护毕公墓志铭并序"、"故许州长史赵公墓志铭并序"、"故韶州司马韦府君墓志铭并序"等。[明]张丑撰《真迹日录》卷四、"虞永兴真迹"条载有:"大唐故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等等。上述《读礼通考》卷九十八也载有:"(墓志)下一斗上作小字,书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志铭,并引或言有序,或言并序,后书序及铭刻,毕以丹填之,上下二斗字,并用丹填。"

其次,诸报道所登载的墓志铭文中出现了不同的汉字。05行"移舟"之后为"隰"字。关于"隰"字,《西安晚报》作"隰",而抄录此铭文的《朝日新闻》载为"隙"。按,隰,音 xì,"隙"的俗字。缝隙,空隙之意,比喻时间很短。古有谚语曰"驷之过隙",语出《墨子·兼爱下》:"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后用以喻光阴飞逝。《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八、"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载有:"刺金州,决高弛隰,去人水祸,渚茭原茅,辟成稻粱。"笔者核对墓志石照片,认为"隰"字的汉字当为"遂",《西安晚报》、《朝日新闻》均作"逢"。认为当作"遂"。按,遂字的发音有两种,意思也不同。(1)音 féng,同"逢",遇之意。宋之问《答李司户》诗:"倾酒贵逢春。"(2)音 páng,含义有二,一为象声词。鼓声。[唐]韩愈《病中赠张十八》诗:"不暇晓鼓朝,安眠听逢逢。"二为姓。夏有逢蒙,汉有逢萌。"逢"或作"逢",古姓之"逢"、"逢",字多相混。不过上述两处,逢与逢均可相通。此处当为第一种含义。遇到,遭受之意。关于"隰逢"二字,即"隙逢"二字连用的用例,[宋]张方平撰《乐全集》卷二十八载有:"及于萧斯委照,通于蔀隙,逢时之渥,传后为荣,仰服宠灵,深沦骨髓。"

此外,笔者根据《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登载的墓志石写真,发现04行"倦"四字前为"圖"字。按,圖字的发音有两种,意思也不同。(1)音 bǐ ,为"鄙"的古字。(2)音 tú,同"图"。此处当为第二个含义,即同"圖"(图的繁体字),谋划;谋求。《论衡·解除》载:"心亦不可图。"王褒《圣主得贤臣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颂》:“图事揆策。”岂啚(图),岂料,预想不到。《易雅》载:“岂图书已亡于汉,二子姑以意定言邪。”《唐文拾遗》卷十八、王安仁《大唐故文林郎王君夫人墓志铭(并序)》载有:“岂图夜台超忽,掩泉扃而? 魄。”

04 行“聞道未终”四字前为“聞”字,《西安晚报》、《朝日新闻》等报道均作“聞”,笔者对照原墓志铭文写真,发现“門”字偏旁内的“耳”字笔画很少,极不像“耳”字,而或似为“口”。按,问,询问,求教。《论语·学而》载:“子禽问于子贡。”古代日本派往中国前来学习的人称为“学问僧(生)”。道,道理、道术。此处当指当时先进的中华文明。[汉]赵氏注、[宋]孙奭音义并疏《孟子注疏》卷十四下载:“(盆成括)尝欲学於孟子,问道未殽而去,后仕於齐。”《文苑英华》卷五百八十八、崔沔《为崔日知谢洛州长史表》载:“书生问道,未探经术之精,俗吏随班,仅见章程之末。”《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三、权德舆《送浑沦先生游南岳序》载:“瞻敬不暇,未遑问道。”《全唐文》卷九百一、杨元操《集注难经序》载:“余性好医方,问道无倦。斯经章句,特承师授。”“闻道”,则意为领会某种道理。《论语》(里仁篇)载:“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二载:“注: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疏: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叹世无道,故言设使朝闻世有道则夕死无恨故云可矣。栾肇曰、道所以济民,圣人存身为行道也。济民以道非为济身也。故云诚令道朝闻于世,虽夕死可也,伤道不行且明已忧世不为身也。”《全唐文》卷二百十六、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载:“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韩愈《师说》载:“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残缺处的侯补汉字

据上述可知,墓志铭文有 9 个字难以辨认。日本各大新闻报道并未涉及到如何补入缺字。关于补字候补,目前的意见为 03 行□:承、秉、受、衡;04 行□:来、立、登、仕;05 行□:忽、突、雪;06 行□:?;07 行□:憐、哀;08 行□:给;09 行□:束?;10 行□:客、人、逝? 11 行□:死、逝?。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理解。首先照录墓志(志盖和底刻)全文如下(□内的文字为笔者的拙见;01、02 等行数为笔者所加):

01 贈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02 公姓井,字真成,國号日本。才稱天縱,故能
03 □命遠邦,馳騁上國。蹈禮樂,襲衣冠,束帶
04 □朝,難與儔矣。岂啚强學不倦,聞道未終。
05 □遇移舟,隙逢奔駟,以開元廿二年正月
06 □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
07 □傷,追崇有典、詔贈尚衣奉御,葬令官
08 □。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萬年縣滻水。
09 □原。禮也。嗚呼! 素車曉引、丹暆行衰、嗟远
10 □兮頹暮日、指窮郊兮悲夜台。其辭曰:
11 □乃天常、哀茲遠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
12 歸于故鄉。

根据《读卖新闻》(首面)刊出的墓志写真,发现 03 行“命”字的上面汉字的右边下方残留有笔画之外,其余笔画无存,故难以断定。其中,06 行的准确日期,难以究明。由于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名字仅在此出现,日本和中国的史籍均未见记载,故其去世之日,如无新的资料发现,恐为历史之谜。事实上,如果没有此墓志铭文记载的话,井真成的名字以及其在唐的厚遇,也许将被永远遗忘。

03行"命"字的上面汉字的右边下方残留的笔画为"亅",笔者认为极有可能为"衔"字。衔命乃为常用词组,遵奉命令,接受使命之意。仅限于唐代,《旧唐书·肃宗本纪》载有:"每有衔命而来,戒途将发,必肃恭拜,涕泗涟洏。"《新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十六载有:"(李)晦起家蒲州参军,累为高陵令,治有声,迁长安令,人畏爱之。开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显庆时御史不拜宰相,衔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见。"《唐文拾遗》卷二十八、刘础《唐幽州节度衙前兵马使王公夫人故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载有:"夫人爱女随焉,衔命西上。"

"衔命远邦"四字连用的用例,虽不见于典籍,但"衔命远"三字连用的用例可谓屡见不鲜。如[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六百十六、边防三、[唐]陆行俭《代淄青谏伐淮西表》载中有:"中使李诚义衔命远降军中,蒙以淮西事宜,俯赐宣示,跪捧宸谕。"《唐文拾遗》卷二十八、刘础《唐幽州节度衙前兵马使王公夫人故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载有:"夫人爱女随焉,衔命西上。"[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政宣上帙"载:"某衔命远来,贺大金皇帝登宝位。"

关于04、05、07、08、09等行的候补汉字,笔者依据《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收录的典籍、以及《全唐文》、《唐文拾遗》等唐人文集,试作如下阐释:

04行"朝"字的上面汉字缺,难以辨别。"束带"的用例,也见于《论语》公治长篇:"子曰:(公西)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四书逸笺》卷一所载"束带"条曰:"古人无事则缓带,有事则束带。说字云:在腰为腰带,在胸为束带。腰带低缓,束带高紧。公西华束带立朝,盖当有事之际,仓卒立谈,可以服强邻,即折冲尊俎之间。意泛作礼服,非也。"此处,束带指官服,引申谓公务。《三国志·魏志》卷十六载有:"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束带来朝"、"束带入朝"、"束带登朝"、"束带仕朝"的用例并不多见,这些用例多为宋人用语。与"束带仕朝"的意义相近者,即上述的《论语》(公治长篇)和《三国志·魏志》(卷十六)的记载。此外,如《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上、来子珣传载:"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晋书》卷七十、"应詹传"所载"史臣曰:(中略)束带立朝,以匡正为己任。"[宋]欧阳修撰《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一载有:"今士大夫裳冠束带立于朝廷,号为儒学之臣。"《北史》卷六十四所载赞曰:"(柳)庆束带立朝,匪躬是蹈,莅官从政,清白着美。"从前后文脉来看,"蹈礼乐,袭衣冠"也为其入唐之后的举动。其束带仕朝为官,言行举止堪称楷模,故才有下文"难与俦矣"、"终于官弟"。因此,此处"束带立朝"的可能性较大。《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杨行悭《对黜免判》载有:"廖真干禄从班,既处大夫之职,立朝束带,须勤公正之心。"《全唐文》卷六百六十、白居易《除常侍制》载有:"宜可束带,立之于朝。"《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八、白居易《源寂可安王府长史制》载有:"可使束带立朝廷,曳裾游藩邸。"《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三、张说《祭崔侍郎文》载有:"清通正直,省阁条理,束带立朝,惟国之俊。"《全唐文》卷三百十三、孙逖《赠太子詹事王公神道碑》载有:"公束带于朝,端然齐肃,目不迤视,体无懈容。"事实上,"束带于朝"、" 束带而朝"的用例也可见于史籍,然"束带立朝"的用例甚多,故笔者认为此处"立"字最妥。

"立朝",谓在朝廷任职。那么卒于开元二十二年的井真成在唐任官了吗?下文所载"终于官弟",即表明其已为官仕朝。此外,我们从同时入唐、身份同为留学生的阿倍仲麻吕的在唐经历,也可进行推测。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711)年赴唐,翌年入太学。开元九(721)年24岁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郎(储光仪《洛中胎朝校书衡》)。十年任左拾遗。十九年任左补阙(赵晔《送晁补阙归日本国》)。左拾遗为从八品上,左补阙为从七品上。估计井真成也曾担任过同样位阶的官职,其去世时,玄宗皇帝才予与厚遇,赠赐尚衣奉御从五品上的官位。

05行"遇"字的上面汉字缺,难以辨别。笔者认为"壑"字较妥。壑,水坑;水沟。《庄子·大宗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壑舟,藏在山谷中的船。后借指世事。《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一、许敬宗《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墓碑》载有:“巨川既济,奄迁舟于夜壑;高台遽倾,倏摧梁于梦奠。粤以显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薨于长安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四。”(梦奠:《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将死,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后因以“梦奠”指死亡。)后以“壑舟”比喻在不知不觉中事物不停地变化。按,移舟,近岸而覆舟,比喻临近死亡。又作迁舟、藏舟。《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三、李义府《大唐故礼部尚书张府君碑》载有:“方养德于东序,奄移舟于夜壑。”《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一、符载《祭处士李君文》载有:“实恐岁时,遂移舟壑。”《文苑英华》卷九百九十一、[唐]李商隐《祭韩氏老姑文》载:“建兆临涂,移舟就壑。”《唐文拾遗》卷六十六、《大唐故冠军大将军行右威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载有:“舟移壑兮壑移舟,萧兮索兮九原秋。”《唐文拾遗》卷二十七、吕温《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吏部尚书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舟壑忽迁,孰知桑海。”

07 行“伤”字的上面汉字缺,难以辨别。按,怜音 lián ,亦作“怜”,哀怜之意。多用于自上而下的场合。《史记·陆贾传》载有:“天子怜百姓新劳苦。”《后汉书》卷七十二、光武十王列传“广陵思王荆传”载有:“帝怜伤之,赐谥曰思王。” 从上述用例来看,“怜”字似乎较为合适。不过,从《全唐文》、《唐文拾遗》等所载墓志铭的用例来看,“哀伤”更为妥当。《唐文拾遗》卷三十二、程山甫《唐临江郡故何长史府君墓志铭(并序)》载有:“亲朋痛切,闾里哀伤。”《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张九龄《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载有:“朝廷哀伤,冕旒震悼。”《文苑英华》卷九百一、[唐]李堪然《太子少傅窦希 神道碑》载:“辍朝兴恸,诏葬哀伤。亟峻典礼,逾崇宠章。”

08 行“即”字的上面汉字缺,难以辨别。按,《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五十九“李多祚传”载:“(李多祚卒)上闻之,震悼嗟惜久之……其赙赠及缘葬事,所司倍于例程,仍令官给灵舆,递还所在。”《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七十“郭子仪传”载有:“(郭子仪卒)所须并令官给,及葬,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百寮陪位陨泣。”《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九十四“尚可孤传”载有:“(尚可孤)遇疾,卒于军。赠司徒,赙布帛米粟加等,丧葬所须,并令官给。”因此,“给”字当符。《唐文拾遗》卷十五、岑文本《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载有:“丧葬所须,并令官给。”《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载有:“初高宗闻法师疾作,御医相望于道。及坊州奏至,帝哀恸,为之罢朝三日。敕坊州刺史窦师伦令官给葬事,又敕宜听京城僧尼送至塔所。”

09 行“原”字的上面汉字缺,难以辨别。据[宋]宋敏求撰《长安志》的记载,万年县辖内带有“原”字且葬有唐人的两字的具体地名有“毕原”。“毕原”所葬唐人为“平原郡王赠司空柏良器”,不过,毕原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一、《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而浐水在万年县东。故“毕”字也不太妥当。《陕西通志》卷九、“咸宁县”条载有:“杜原(一名杜陵原,一名东原)在县东南十五里。汉宣帝以杜东原上为初陵置杜陵县,谓之东杜(《雍胜略》:杜陵故城在县东南)。杜原滻水东,浐水西,即杜伯国地,故名杜原。以在秦汉隋唐都城之东又名东原,宣帝以为已陵,又名杜陵原。”从“以在秦汉隋唐都城之东又名东原”的语句来看,唐代并无谓杜陵原为东原。《关中胜迹图志》卷二载:“杜原在咸宁县东南十五里,《通志》:古杜伯国,地以在秦汉隋唐都城之东,又名东原。”因此可知,杜陵原谓为东原,似乎肇始于[宋]郑樵撰修的《通志》。《旧唐书·魏征传》载:“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栢谷,朝游出杜原。”《御定全唐诗》卷七百七十七、豆卢回《登乐游原怀古》载有:“萧条灞亭岸,寂寞杜陵原。”葬于杜(陵)原的著名人物有北周大将军陇东郡公侯莫陈群夫人窦氏(《全后周文》卷二十八、庾信《周大将军陇东郡公侯莫陈群夫人窦氏墓志铭》)、唐赠太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子少师崔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一、李华《太子少师崔公墓志铭》)。故"杜原"看来似乎较为合适。

不过,据《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等所载墓志铭、神道碑的用例来看,葬地为万年县辖内的墓志铭用语的基本格式为"○乡○村(○里)△原",也有"某县某乡某川某原"的用例。其中,"△原"多为具体的地点如细柳原、洪固原、毕原等,非具体地点的场合则多为"之"、"北"、"西"、"东"和"南"少。如《全唐文》卷一百、《光禄卿王公墓志铭(并序)》载其葬地为"万年县浐川乡浐之原"、《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七、《赠左监门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并序)》载其葬地为"万年县崇义乡浐川西原"。井真成的墓志铭仅载为"浐水□原",从墓志铭的常用格式来看,多加入"之"字,即"之原"的用例最为常见。"浐水之原"即浐川之原,又可作"浐川原",其用例可见于[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第十五、《唐义兴周夫人墓志跋》:"及观大历闲光禄卿王训墓志,亦云迁厝万年县浐川乡浐川原之礼也。则当时自有此文法。"

有人认为此处作"东原"。如上所述,"东原"作为杜原(或杜陵原)的异名,似乎非唐人用语。唐代见于记载的"东原"为"武功东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据谭其骧先生等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分册)所载"开元二十九年长安附近图"可知,武功县治所附近有"东原"和"西原"两地名。"浐水东原"的用例也仅见于一处即"(汉薄太后)南陵按今在长安东浐水东原上"(《陕西通志》卷七十),但也非唐人用语,葬者也非唐人。笔者目前倾向于"之",即"浐水之原",位于万年县浐川乡。或许"浐水之原"位于浐川乡,井真成墓志文中才省略了"浐川乡",直接题为"浐水之原"吧。

参考文献:

[1] (清)董 诰. 全唐文(孙映逵等点校)[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M]. 上海: 地图出版社, 1982.

Tentative Assumption on the Decipher of the Epitaph for Ino Manari: a Japanese Student in the Ancient Tang Dynasty

GE Ji-yong
(*Institue of Japanene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9,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the epitaph of a Japanese student in the ancient Tang Dynasty has been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Dejectedly enough, the article of the epitaph is plain, and relevant article has not been found among Japanese literature. Currently, the origin of Ino Manari[井真成], and his activities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the era have been discussed among researches of Japanese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As far as literature review is practiced by the author,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with regard to deciphering activities for the core part of the epitaph.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some misleading press release as for the size of the stone used for the epitaph,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mb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epitaph. In addition to above, there are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missing characters on the epitaph, but it is judged by the author that「衔」、「立」、「壑」、「哀」、「给」are the most reasonable characters.

Key Words: Ino Manari's epitaph; epitaph explanation; absent Chinese character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